

# 韓 愈



第三輯

學術先進

李長之編著

潘公展  
維廉  
主編

勝利出版公司印行

第三輯

學術先進

韓愈

李廷之 編著

勝利出版公司印行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韓 愈

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 
(外埠附加郵運運費)

編 著 者 李 長 之

發 行 人 印 維 廉

總發行所 勝利出版公司  
南京中山北路三三三號

上海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

北平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一號

經 售 處 各埠各大書局

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平版

## 作者小傳

李長之先生，現年三十四歲，山東利津人。一九三一年於國立北京大學預科甲部畢業後，即轉入國立清華大學，初習生物，繼攻哲學，一九三二年得文學士。先生治學，以有自然科學之條理獲其基礎，哲學之超越精神擴其眼界，故思想縝密而不拘滯，涉尤不限於一隅，然先生用力最深者厥為文學批評，論旨謹嚴，識見透闢。已刊著作有：「夜宴」（北平文學批評社）、「魯迅批評」（北新）、「道教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」、「善霧集」、「批評精神」、「北歐文學」（以上商務）、「波蘭興亡鑑」、「星的頌歌」（以上獨立）、「德國的古典精神」（東方）、「西洋哲學史」（正中）、「我教你讀書」（文風）及譯著「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」、「五十年來之德國學術」（以上商務）等；印刷中者有：「迎中國的文藝復興」、「夢雨集」（以上商務）、「中國書論體系及其批評」（獨立）、「歌德童話」（東方）、「文史通義叢存」（文化）等。本書在文學批評立場，對文公一生文學貢獻予以新的評介，行文暢達，論據切要，允稱傳記文學中之佳構。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。

勝利出版社編審組謹識 三十三年十二月

##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

潘公展

關於天地，必有興立。我中華民族，立國迄今，垂五千年，並世國家，其文化之悠久，殆無其倫。近百年來，他從一個堂堂大國，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，不平等條約的桎梏，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，於是自由懼外而懼外、精神上喪其所守的靈壽。不但外人往往以為中國已無可為，即國人亦竊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。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，鼓動國民革命，數十年間，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；而尤其尚抗戰軍興，全國軍民在 總裁領導之下，作堅苦卓絕的鬥爭，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，打得日暮途窮，陷入毀滅的深淵，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。

抗戰一開始，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：「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」。這「無窮的威力」是什麼？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，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，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。祇有逐漸實來說明這個真理。

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種，在持久耐苦地燃燒着；它照耀着東方，也照耀到西方。全世界的人們，在驚奇，在禮讚。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，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。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，是導源於優良的

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；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再生，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「中國精神」。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，一語道破，他們說：「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諦的價值，過去不無懷疑之處。但時至今日，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，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，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，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」。

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，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，潛化而成爲自尊自備的高尚德性；更由這種自尊自備的高尚德性，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。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變的，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，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煉，而創進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。在平時，我們是生於斯，息於斯而不自知，可是一遇別國家危急之秋，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，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，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，便如疾風驟電，有觸即發，無堅不摧。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，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，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。我們奮戰愈強的原因亦此，我們「威力無窮」的關鑰亦在此。

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「中國精神」！

近百年來，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「中國精神」，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，把民族空擲毀喪殆盡？而最可痛心的，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，民族中還不免有

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。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法太平洋參戰的影響；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，這真是邁地的「文化奴隸」。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，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，更應當倍加努力，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「中國精神」，並且還要發揚光大；拿這聖潔的火種，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。——這是我們編纂這套「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」的主要動機。

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，既不是整理國故，也並非懷古幽思，更談不上復古傾向。它祇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，貢獻力量，建築小小的基石。我認爲祖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：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，從根救起；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，迎頭趕上。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。

有人說，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，何必要先致力於個人傳記，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？這種見解，似是而非。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，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；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，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。因爲多數人的活動，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，如夏禹的治水，孔子的教育，秦始皇的統一，成吉思汗的遠征，國父的革命等等，並非一姓一姓之功，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。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，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，而是

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。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決不是復古運動，而是含有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的重大意義，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，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，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。譬如敘述夏禹治水，僅僅敘述事實，還不能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。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，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覆滅，而傳夏禹這位民族偉人，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「有爲者亦若是」。有了一位夏禹，已經能够扭轉乾坤，假使有許多夏禹，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！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，雖是檢討過去，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。

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，不外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、「立言」三者。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。有大德於天下，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，爲民族偉人；列第一輯。有功勳於國家，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，爲歷代賢豪；列第二輯。學術思想照耀千古，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，爲學術先進；列第三輯。共凡三輯，都三十冊，如有必要，亦得增減。如此，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，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。爲了普及宣傳，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，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。爲了節約紙張，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，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。

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，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，由衷的感激，實非筆墨所能表達。現既編纂就緒，刊行有日，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，奉告讀者。

## 序

在我所寫的書之中，恐怕再沒有比這本更壞的了，我寫完了時不禁這樣想。因為，我答應寫此書時雖然是在今年五月初，但六月一開始，即接到母親的信說病了，便立刻乘汽車赴綿陽，去看她並接她，來是水程，到達時已是七月。水程是相當危險的，有一次夜間狂風雨大作，船已飄在江心，頂篷都被吹去了，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盡頭，卻幸母親和三弟終於隨我安全地到了重慶了。很可紀念的是：一部「韓昌黎全集」卻也就在水程中裏讀了一過。七月中又為安家忙，天也熱，竟未能着筆。八月要動筆了，但想到所寫的司馬遷評傳還有些頭緒急待發揮，因而先抽空寫了「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」一長文。九月的前半，則為要曉得韓愈在整個古文運動中的地位，以及古文風格的整個演化，乃把「古文辭類纂」又從頭到尾一頁一頁地翻讀了一遍。所以事實上本書乃在九月十八日纔正式動手，費了十四天功夫，在十月二日寫完。照我平常寫東西的

習慣，是不大預計日程的，只讓作品自然地寫出；我正在寫的司馬遷就是如此的，說不定半年、一年、三年、五年呢！可是這次卻因為幾次緩兵計都失敗了，交卷期迫，於是只好不暇讓作品自然地得到它的面貌。——然而不是有人說文章是逼出來的嗎？急就章也不一定比經營多少年的差呀！那麼，我又多少可以解嘲了。況且本書至少為韓愈也昭雪——或者發掘了不少，如他之急於求進是在早年窮困之際，雖急於求進，但得仕之後卻也未嘗不為國為民盡了忠，而且也並不戀棧。「原道」一類的論文，撇開邏輯問題不談，撇開佛、老之本身的思想是否毫無價值不談，而在文化史上，以及在儒家的根本入世精神（包括重在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中各分子的職責）上，卻自有它不可動搖的價值與意義。他的人格一面是衛道，是嚴肅；但另一方面卻又熱誠、溫和，甚而幽默。他的文章，在根底上是「碑」的精神，所以寫那麼些墓誌銘並非偶然，也並非全為諛墓之作；至於表現在「原道」、「諫迎佛骨表」等中的韓愈固然是真的面目，但表現在抒情詩、不經意的信札，或者遺輿的滑稽之作如「送窮文」、「毛穎傳」、「進學解」等中者，

也許更真些。我不能說在什麼時候自己再寫一部較佳的韓愈評傳，不過相信：就是寫，也還是以這些為基礎而已。最後，我卻忽然想到兩馬遷所謂「無廢處奇士之行，而長貧賤，好語仁義，亦足羞也」，以及韓愈所謂「顏回有聖者為之依歸，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，其不憂而樂也，豈不易哉！」我自愧是作不到貧而無怨的，更作不到貧而樂，在這衣食不足溫飽之際，愁米、愁柴就把精力耗光了，因而還忍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嗎？於是，這本可以汗顏的書也就壯了膽子呈現在讀者跟前了。——卻希望讀者多多加以指正！

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，夜雨浙瀝中，長之記。

重校修改過一次，又覺得本稿尚不如想像中之壞，可笑可笑。

十月四日，再記。









# 韓愈

李長之 編著

## 一 導言

韓愈，還在過去讀文章的人看來，是多麼煊赫的名字！在五卅時代，又是多麼招罵的目標！然而真正的韓愈如何，是一般人所模糊的。我們需要明白他的真面目！

他的生年是唐代宗大歷三年（公元七六八），死在穆宗長慶四年（公元八二四），一共活了五十七歲。

在他這五十七歲的生涯中，我們似乎可以分爲四個段落：從一歲到十九歲，可稱爲他的幼年時代，這畫分是以他始至京師（那時的長安）爲段落。從十九歲至二十九歲，乃是他的遊學時代，終止於他的始宦之年。從二十九歲到五十一歲，是他的成熟時代。以潮州之貶，作爲他第三時期與第四時期的分界，五十一歲到五十七歲，是他的晚年。

## 二 籍貫和先世

說也奇怪，韓愈雖是一個河南人，但他彷彿一生和廣東有緣似的。一共到過三次。這三次的廣東之行，就彷彿他一生的進行曲中底節拍。

原來他的籍貫是河南省內，黃河以北，現在稱爲沁陽的地方，當時稱爲河陽。他自己老說歸河陽，或到河陽去省墳墓，以及在他五十三歲的時候，他的第四個女兒名叫掣的死了，他於是「歸女掣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」，都證明這裏是他的老家。

平常有一個誤會，是說他是鄴州南陽人，這是因爲當時有兩個南陽：一個是河南的西南部，就是所謂鄴州南陽；一個是河南的北部，這是所謂河內南陽，也就是河陽。後纔是他真正的故里。

平常又有一個誤會，是說他是昌黎人，後人甚而已經很普遍地稱他爲韓昌黎了。其實，昌黎也有好幾個不必說，韓愈根本與昌黎的韓氏並不是一派，這誤會的來源是由於